

藍鴿子

02:44 2010/02/03 | 中國時報 | 陳志華

周遭的人都很陌生，他看著鏡子，就連自己也成了陌生人。車子駛到旺角，他看見滿街的熱鬧，更覺得內在的空洞，彷彿有個隱藏的傷口，卻不知道在哪裡。然後，一道蜿蜒的閃電，就在眾人頭頂，劃過了沒有鴿子飛翔的夜空。

還未入夏，天氣已經轉暖，今天卻忽然涼了起來。天氣預報說，一股乾燥大陸氣流正逐漸向南擴展，早上天氣清涼，預料傍晚有一兩陣微雨。阿安出門的時候，也披上了外套，母親就把折傘塞到他手裡。他今年十九歲，正在念大學，為了賺點零用錢，就到舅舅經營的洗衣店兼職。由於是換季時節，不少人都把冬衣和棉被送來，洗衣店的生意特別好。這個城市並不流行自助洗衣店，顧客都是大包小包的把衣物拿到店面，要不就是使用上門收送服務。舅舅跟客人預約了時間，就叫阿安充當快遞員。今天其中一項預約，是把丁先生送來洗燙的衣物，送回他在旺角洗衣街的住所。阿安按動門鈴，看到丁先生打開了門，核對了單據，就把衣物交到他手裡。剛打算離開，就聽到丁先生在背後叫住他：「我還有幾件大衣需要乾洗，可以替我拿去嗎？」阿安有些遲疑，丁先生就向他招手示意，指著沙發上的一堆大衣。阿安看了看，說：「好像蠻多的，我還要趕去另一幢大廈接收客人的衣服，不如下午三時我再來，你還在家嗎？」丁先生想了一會，就點頭說好。

下午三時，阿安回到了洗衣街，一路都是肩摩轂擊的熱鬧。這畢竟是旺角，最興旺的一角。當他來到了丁先生的住所時，卻看見大門敞開了。有個警察擋在門前，還有個女生坐在沙發上。警察見他在門口探頭張望，就問他來意。「我來取大衣的，之前我來過，跟丁先生約好了這個時間。」警察馬上追問他在甚麼時候見過丁先生。他回答說：「大概十時吧，我把洗燙好的衣服送來。」他掏出洗衣店的工作證，問發生了甚麼事。警察說：「戶主失蹤了，地上發現了血跡，你很可能是最後見過他的人。」然後就把阿安和沙發上的女生都帶到警局錄取口供。阿安覺得這女生有點眼熟，好像在哪裡見過面。倒是她先把他認出來了。她的名字叫丁可林，在去年大學迎新營見過他。失蹤者是她哥哥丁一木，正在製藥廠工作，當研發人員。今天下午，可林來找哥哥，發現大門虛掩著，一打開就看到地板上的血跡。她站在門口喊哥哥，可沒有人應。他的錢包、手機和鑰匙都擱在桌子上。阿安就把早上送衣服的經過，一五一十說出來。離開警局的時候，可林把阿安叫住，寫了電話號碼給他，叮囑他一旦記起甚麼線索，一定要跟她聯繫。

回到家裡，阿安換下衣服，才發現丁先生的洗衣單據，原來一直在褲子的口袋裡。他把單據掏出來，看見背面用鉛筆寫了字：「已經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」。他看了又看，卻看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但他還是給可林打了電話。她聽了很著急，於是跟他相約在旺角的茶餐廳見面。已經很晚了，茶餐廳依然擠滿了人。他們坐在靠牆的卡位，她反覆揣摩單據上的字，彷彿在猜啞謎，卻到底看不出頭緒：「為甚麼是藍色的鴿子？」她始終認為哥哥是被人擄走了。阿安說：「如果是綁架，應該會接到電話的。」卻一直沒有要求贖金的電話。她喃喃自語：「也許哥哥早知道會遇上危險，因此在單據背面留下了線索。藍鴿子會不會是甚麼暗號，或者藏著甚麼秘密呢？」他有點摸不著頭腦：「不會吧，又不是《達文西密碼》。」她壓低了嗓門，悄聲道：「聽哥哥說，他正在研究一種可以令失憶病人恢復記憶的藥物，能夠刺激大腦神經核分泌乙醯膽鹼.....」他愈聽愈糊塗：「那個膽鹼是甚麼？」她更正道：「是乙醯膽鹼。簡單來說，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。」他不禁說：「那麼拗口的名字，你竟然記得住。」她回答：「我是念生物化學的。」他接著問道：「你說的這些乙醯膽鹼，跟你哥哥失蹤的事有甚麼關聯？」她說：「可能有其他製藥廠想把研究成果搶過來，所以把哥哥擄走了。」



對於可林說的東西，阿安半信半疑，亦不太相信單據背面的字暗藏了甚麼玄機。他回到洗衣店，工作比之前更忙碌了，除了上門收送衣物，也要幫忙做洗燙。舅舅就叫他熟記洗衣標籤上的圖案。前往洗衣店上班的途中，他在火車上看免費日報，看到行政首長被一些議員指責見利忘義，對歷史失憶的新聞，翻到後面，就看到製藥廠正在研發記憶藥片的消息。報導指有關藥物原本用於治療老人癡呆症，改動配方後，可以治療記憶力減退的症狀，亦有助提升一般人的記憶力，目前藥物仍在試驗階段，預計最快數年後就可以大量生產，製成成藥出售。阿安把報紙闔起來，想像將來人們可能把記憶藥片當成保健食品一樣服用。然而他也想到，要是大家都得倚靠藥物來維持記憶，那確實是一種悲哀。

他沒有跟可林聯絡，也不知道她找到了哥哥沒有。倒是她來洗衣店找他，把一大包衣服擱在櫃台上。她朝店裡望去，幾部洗衣機在同時運轉，撲鼻而來都是暖烘烘的，混和著洗衣液和柔順劑的氣味。她看見阿安，說：「我替哥哥拿大衣來乾洗。」阿安問：「找到你哥哥沒有？」可林點頭：「警察在醫院找到他了。原來他昏倒在街上，頭部被硬物重擊，流了很多血。由於身上沒帶證件，所以一直不知道就是他。醫生說他受到嚴重的腦震盪，暫時失憶，記不起發生過甚麼事情，也認不出我是誰，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。」阿安問：「能治好嗎？」她說：「還不知道，醫生說因人而異，有些人很快就復元過來，有些卻可能永久失憶。」阿安想起丁先生研究記憶藥物的計劃，但可林說：「那個還沒研製成功呢。」他就說：「那麼他也記不起為甚麼把藍鴿子寫在單據背面了。」她點頭：「現在他的腦袋就像格式化的硬碟一樣，大部份記憶都給清洗得一乾二淨。他唯一記得的，就是有幾件大衣需要乾洗。」

因為生意太好，阿安的舅舅請了個女生來當臨時工。她一邊聽收音機，一邊把洗乾淨的衣物逐一摺好，再用塑膠袋包裝。看見阿安比較沉靜，她就逗他說話：「你有沒有看到記憶藥片的新聞？」他點頭。她就說，她聽過一個笑話，是這樣的：「有個人很健忘，於是買了記憶藥片來吃。朋友問他那藥片是否奏效，他說如果定時服用，一定奏效。那朋友就問：你剛才甚麼時候吃藥了？他就回答說：噢——我忘了。」阿安失笑道：「你在哪裡聽回來的？」她調皮回答：「噢——我也忘了。」他們就笑成一團。收音機播出天氣預報，播音員說，一道低壓槽正逐漸向南移動，即將為本港帶來雷雨。阿安看著漸漸暗下來的天色，說：「天氣似乎要變壞了。」

丁先生也看著車窗外的天色。他剛從醫院出來，和妹妹一起乘計程車回家。司機開著收音機，正在放著《沒有煙抽的日子》。丁先生依然無法記起從前的事情。周遭的人都很陌生，他看著鏡子，就連自己也成了陌生人。車子駛到旺角，他看見滿街的熱鬧，更覺得內在的空洞，彷彿有個隱藏的傷口，卻不知道在哪裡。然後，一道蜿蜒的閃電，就在眾人頭頂，劃過了沒有鴿子飛翔的夜空。